



阅读,  
犹如与一个个高尚的人谈话,  
使你充满丰富的知识;  
阅读,  
犹如品尝甘醇的美酒,  
使你回味无穷;  
阅读,  
犹如聆听高人的谈话,  
使你茅塞顿开;  
读一本好书,  
或许能改变人的一生……

# 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和习惯

于得志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上世纪70年代，我读小学时，学校组织开展革命大批判，愤怒声讨孔孟之道时知道了中国历史上还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给我的感觉并不好。除此之外，还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但知道一点就是宣扬“封资修”那一套，应该彻底批判。当年的孔子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四十多年后，我担任哈尔滨市平房区委书记并兼任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在“哈南读书日”大会上，曾经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作为开幕词讲话的首句，以此来论证从很久以来我们的先贤就把读书求知作为人生的高尚信条，把读书作为人追求理想信念的重要渠道。

读书，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入人们的生活。我庆幸自己没有完全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涛吞噬掉人性的良知，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一句话倒是深深印入我的心房：“爱书吧，它是知识的源泉！”另一句是：“我扑在书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也许是天性的原因，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不过那时可读的书太少了，多数都被作为封资修的内容打入了冷宫，能够阅读的大多与阶级斗争、革命历史有关。说起来有意思，我对《论语》《三字经》等的接触与学习，都是在大批判的过程中开始的，什么“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都是声讨当中接触的，这是我中国古汉语学习的开始。好在由于天性的喜好，读书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当下，不会再有人怀疑和批判读书的重要性了，相反当年一度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曾让人忧心忡忡。读书，是全人类共有的美德。为此将每年4月23日设立为“世界读书日”。为什么是这一天？我查询了一下，

是因为在1616年的这一天，世界上两位伟大的文学家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英国的莎士比亚同时辞世，人们为纪念他们对世界文学的特别贡献，而将这天设定为世界读书日。但设立读书日恐怕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几位文学家，目的是为了推动更多的人去参与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我们已经知道，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都会举行、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以此唤起更多人的读书意识自觉，从书中汲取前人、他人的智慧营养，以使得人更成为人。

许多历史名人流传下来的一些名言，激励后人去读书。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比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比鸟儿没有翅膀。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甚至一个人的骨相。王阳明认为：读书的最高境界不是学知识，而是发现自己，发现良知。从古至今，各种关于读书的格言数不胜数。

读书是精神的旅行，是在智慧世界里的一次次遨游；读书可以让人增长智慧，放大格局，养足才气。人只有借助读书才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虽然世界上的任何书籍都无法立刻给你带来好运，但是他们却能让你悄悄地成为你自己。读书就是为了变化气质，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阅读，犹如与一个个高尚的人谈话，使你充满丰富的知识；阅读，犹如品尝甘醇的美酒，使你回味无穷；阅读，犹如聆听高人的谈话，使你茅塞顿开。一个人只要爱读书，就有希望，就能获得成功。“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一本好书，或许能改变人的一生。

读书吧，唯有读书，才能让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 风的味道

潘玉毅

风雨雷电光影等自然事物中，风是最知趣的，见墙而返，见窗而止。它不像光，好奇心重，即便别人关了窗也要溜到里面去看看，甚至逗留许久，它不像雷，即使进不去，也要留一个响动在里面。

唐人李峤曾作一“风”的同题诗，诗云：“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落叶，开花，起浪，压竹，足可见风的神奇，无色无味，无形无相，却有不凡本领。风有时在屋顶，有时在瓦缝，有时在水里，有时在杨柳枝头，有时在衣服飘拂的夹子上。一点，或是一抹，一缕，或是一阵，风的量词不同，给人的感觉亦不相同。

“风将只影穿关塞，月与平生到屋梁。”天上的云和月本是神奇之物，能将人的思绪、思念载到万里之遥，而送它们前往的交通工具是风。岂不闻古人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说的是风，“好风凭借力，送我入青云”，说的也是风。风可入松，亦可停云。风吹杨柳，杨柳扶风，因为风，杨柳丝丝落入人眼里，变得柔情款款；风吹细雨，雨打纱窗，雨因为风，也添了几分情致，无论恼人或是喜人，都显得别有有趣。

风能载物之外还能辨别季节，人们观风动便可知四时之序。当北风换成了东风，冬天也就变成了春天，其他的风向与季节也常常互为呼应。

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来，皆有不同的情感。“我爱东风从东来，花心与我一般开。”东风随春归来，山间的和屋门前的花草草都睁开了眼睛，流水和鸟鸣也同时在耳边响了起来。记忆中，东风多与生机互相关联，而南风呢，南风与东风相似，却比东风还要顽皮，“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不请自来还反客为主，南风的脸皮无疑是厚的，不过它也算好学，入室不为偷盗，只为读书——可惜它不识字，所以只能算乱翻书。“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离愁。”从西边吹来的风总是带着丝丝“孤独寂寞冷”的味道，金风玉露相逢处，恰如古道上的西风吹瘦马，情也多，恨也多。而北风容易导致两个极端，一面是“北风猎猎吹人倒，千卉千葩尽枯槁”，一面是“北风吹，能几时？吹不弯我庭前柏树枝”。这或许说明了一个道理，选择不同，得到的结果也是天差地别的吧。

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四个方向的风，如同人在不同年龄段呈现的生存状态。少时懵懂，却是豪气干云，如东风，不畏艰难，生气勃勃；成年

之后，如南风，见识了世间百态，懂得了人情世故，却仍渴望保持初心，闲时翻书，仿佛回温自己最初的梦想；人到中年及至老年的一段时间，恰似西风一般，得与失、喜与悲、相聚与别离，互相交错；待到两鬓斑白时候，如在北风呼啸的庭院里负暄，不知是雪染白了头发，还是白发变成了雪花，从容也是一生，悲观也是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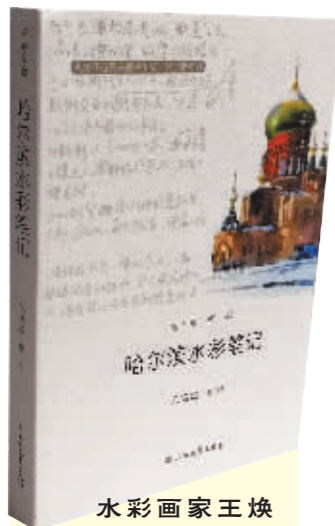
当然，风在不同季节，代表的寓意也不尽相同。“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日的风里常常包裹着除旧迎新的气象，春风过处，温度如希望，在不知不觉间渐渐攀升，这一点，人自心底到肌肤均能感受得到。夏日的风则微微有点熏熏，“夏风草木熏，生机自欣欣”，夏日里，酒旗风暖，树木成荫，可见不独是人，连草木也深受影响。到了秋天，秋上心头就成了愁，而乡愁是最深沉也最常见的。“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思乡之情重了，秋天的鸿雁、游鱼就都成了信使。“冬歌月来风似箭，晨起雪盈床。”冬天的风刀雪箭卷地而来，黄埃散漫，遍布萧索之意，花如雪，雪如花，纷纷诉说着冬天的贫苦。

时序不同，风的味道不同，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不独人的情绪会令风的寓意发生变化，风也能影响人的情绪。惠风和畅，风声鹤唳，简简单单两个词，一者闻之就有无限暖意，一者观之便觉纸上寒意汹涌而来，便是绝好的例子。

风是有声音的，风的声响有时是一朵花开，有时是一朵花开，有时是燕子掠过水面，有时是雄鹰振翅长空，有时如黑夜穿过黎明，留满天云霞在山脊。这些声响就好像一首上古神曲在人间遗落的音符，这些音符生动而鲜活，远不止宫商角徵羽几个音调。

风的种类也有很多，这种多亦体现在它的名称上。风沾了杏花，便是杏花风，沾了杨柳，便是杨柳风，而最能传达汉字韵味的非“剪剪风”莫属。“剪剪风”大抵是由贺知章诗句“二月春风似剪刀”引申开来。

而更喜欢这个词本来的样子——剪剪风。“剪”字作名词时意指初生的羽毛，作动词时表示修剪整齐，每回只要看到这个词，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画面：风像剪刀、像燕尾一样，慢慢地细细地裁着，裁出了百变山河，裁出了万紫千红，裁出了一幅锦绣蓝图。



水彩画家王焕堤新作《哈尔滨水彩笔记》自出版以来，深深征服了热爱哈尔滨建筑的广大读者，应读者要求，本报连载《哈尔滨水彩笔记》中优秀书画文章，以飨读者。

我真正的学画生涯从初中开始，1957年，我就读于哈尔滨市第十八中学。学校有美术活动小组，我与几位喜欢画画的同学聚在一起接受美术教师孟老师的指导。孟老师在区里或市里搞教育成果展览时还常常把我叫过去，帮个忙，搭把手儿。当时，学校里还搞过一次小型学生画展，我为母亲画的一幅小小肖像写生还曾出现在画展的墙面上。

有一天，孟老师嘱咐我，把平时的绘画习作搜集几幅给她，说是市少年宫让她推荐参加美术活动小组的人选。这次全市总共10个名额，让我好好准备。我遵嘱，将搜集起来的画作悉数给孟老师拿去。没过几天，就通知我到位于南岗上坎儿的市少



中东铁路管理局官员住宅 48cm×33cm 2014年

# 少年宫学画

王焕堤

年宫找陈钟老师报到。

为了这个事儿，母亲连夜为我用旧衣服改制了一件黑色的列宁装，内穿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脚穿一双用白粉笔新擦过的白胶鞋，整个人马上显得神清气爽。

由于少年宫新建成不久，一进大门便可闻到一股清新的油漆味道。各个房间里都有不同的活动内容，有音乐、舞蹈、美术等许多小组，全楼里合唱的歌声，钢琴与其他乐器的演奏声混合在一起，显得分外热闹而神秘。美术组是在一个窗子临街、温暖而明亮的大房间里。靠墙一侧，在斜斜的衬布陪衬下，一组组洁白的石膏像和静物，在静候我们去描绘它。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里学画画不但收取任何费用，还免费发放必要的画纸和颜料，每名学员可以借用一个小小的简易画箱。对于我这个穷孩子来说，这一切不啻于是一种意外的恩宠和恍然登天之感。

美术组的辅导老师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水彩画家和书法家陈钟老师。陈先生不但画儿画得好，并且有着十分深厚的古画功底，是一位现已不多见的文人型画家。



博物馆广场上的少年宫 47cm×33cm 2014年

从陈老师的教学中，我第一次知道水彩画中水分与笔触的运用的重要性，第一次知道了一些特殊技法如撒盐、喷水、水渍、留痕等技法的韵味和作用，他是我水彩画的启蒙者。

在陈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克服了羞于人前作画的心理障碍，生平第一次走上街头，在行人们的指指点点面前；在众多围观者的心理压力下，走上了对景写生之路。

几十年过去了，正是以这个起点为坐标，我坚持着走过了几十年风景写生的路途。如今，每当我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对景写生时，陈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

摘自《哈尔滨水彩笔记》

2